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横琴记

1994年，我刚到珠海的时候，在一家内部报纸当编辑，说是当编辑，其实什么活都干，写稿子，拉广告，还跑过发行。老总根本不是想象中的老总，完全是一个老板。老板不管那么多，一个人恨不得当三个人用，节省开支嘛！

那家报纸正处在筹备阶段，准备出创刊号，因此特别忙，几乎所有人都被撤出去拉广告和跑发行了。我也不例外，进来快半个月了也没见谁写过一篇稿子，何谈编辑呢？于是天天大清早，和从陕西来的王新政装腔作势地出去跑报纸发行，在外面胡乱晃荡一大圈，看看离开饭时间差不多了，就溜回去，吃了饭再溜出来，接着乱跑。

有一次，我俩准备去南屏镇政府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让他们订几份报纸，或者通过政府让南屏所在地的公司订些报纸，以解我俩多日来光跑却没有订户的压力。可是由于我俩在车上睡着了，居然坐过了南屏，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赶忙下来，一问，才知道跑到了横琴。反正都快中午了，坐回去赶饭点已经来不及了，索性自掏腰包买了两个盒饭，就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狂吃起来。那时候真是年轻，胃口好，一盒饭几分钟便吃了个干干净净。饭后，嘴一抹，就点上了烟。当时特区流行吸外烟，不是555就是万宝路，我俩自然抽不起，又不便抽国产烟，只好买便宜的外烟，好像是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当时四块钱一包。

我和王新政多多少少都有些为坐过车感到懊恼，谁也不说话，边抽烟边开始打量四周，我这时才发现，沙滩绵延，怪石嶙峋，偏僻的横琴在呼啸作响的海风中，显得有些寂寞，有些凄美。我提议，既然已经坐过了，我们干脆逛一下横琴算了，顺便上门问问，没准还能订出几张报纸呢！

于是，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在横琴的空气中，忽然就多出了两个带点烟草味的呼吸。

不知不觉，我俩走到了海边，是一片浅海滩，不远处有几只渔船在海上晃来晃去，样子有点像我和王新政。大海的对岸有着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在冬日的阳光里有些恍恍惚惚。“那边是什么地方？看起来比这边热闹，不会是澳门吧？”我问王新政。其实我知道问了也白问，他来珠海也没多久，所以王新政根本就没理我。王新政以前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胆子比我大，带着我往前走，大概走了半小时，转过一个海湾，看见前面有几个人在海水里忙活，我猜测他们是不是在打鱼，心里充满了好奇，急着往前赶。王新政依然不紧不慢地摇晃着两条鹤一般的长腿。我俩走上一条架在海上的独木桥，海水里的人早就发现了我俩，抬头张望了我俩两眼。

王新政问：“老乡，对岸是什么地方？”我暗笑：谁和你是老乡呀！

那几个人好像没听见或者装着没听见，王新政便又重复问了一句。其中有个年长的人似乎有点不高兴，恶声恶气地说：“澳门啦，有什么稀奇？”

后来我才知道，横琴其实是座岛，由大横琴岛与小横琴岛而得名，是珠海146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千万年来因其地形与山势，大小二岛像横亘在南海上的两具古琴，渔歌唱晚，抚古思今。那次误打误撞到横琴岛上，触目可及的竟然是澳门三岛，最近处与珠海仅一河之隔，没准当年我和王新政所站的那个地方就是离澳门最近的地方。我后来还专门去找过那个地方，居然没找到。当年那几个我以为要打鱼的人，其实是在养著名的横琴蚝。横琴蚝学名牡蛎，肉味鲜美、营养丰富，素有海上牛肝的美称。再后来，我曾经多次跑到横琴岛上去吃蚝。而现在，再也不用跑远路了，因为珠海所有的大小食肆都可以吃到横琴蚝。

直到去年底，我这个在珠海生活了差不多快20年的半吊子珠海人，乘着国务院批准成立横琴新区的当儿，才知道横琴之前并不是特区。

如今，我站在连接着澳门的莲花大桥上，眺望着对面的澳门，想起当年我和现在已经当校长的王新政跑发行的那件事儿，心里不由自主地就乐开了花：曾经的苦难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一种幸福的回忆呢？

这时，一阵清凉的海风轻轻地掠过了我湿润的脸庞。艾青在他的诗里吟唱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这才是特区所富有的独特的气息，并在潜移默化中早已和我息息相关了。

我相信，时间不会太久远，面积大过澳门三倍的横琴新区一定比珠海还美。因为，这些年，我时常惦记着当初那些个怀揣着一丝可怜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和我一样，终于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特区，让曾经无数次迷惘的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懂得了奋斗和生活的意义。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信笔扬尘

耻与勇

董改正

《三国志》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最后两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以诸葛亮之智，常诵《梁父吟》，颇令人费解。

“谗言”者谓谁？齐相晏子。谋划者谓谁？齐相晏子。“被”杀者谓谁？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死后，三人被“谗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定为“士”。何为“士”？孔子给出的最高标准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行世有知耻之心，出使不辱使命，可以叫作士了。

事情的起因，当晏子小步快走经过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时，三人没有起身还礼。于是晏子面告景公，说“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于是定计，三人论功争桃，耻而自杀。

回顾整个事件，我并不佩服晏子之智，而独对三士肃然起敬。他们让我羞愧，他们的逼视让后世所有的“苟安”“苟且”不敢抬头。战胜他们的并非强权，而

是他们内心的耻感。公孙接、田开疆之耻，来自听古冶子论功后，自觉“不让”之无礼，“贪婪”之卑吝，如果苟活，“无勇也”；古冶子之耻是因为自己激起了二人的耻感，导致他们赴义，如果自己无动于衷，那就是不仁、不义、无勇。交还桃子后，从容践行了就仁、就义、就勇。

这是中国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我以为它的意义不小于一场改变历史的战争或变革，但它却被忽视了。它不像史实，更像一则寓言：三个强大的人被看不见的“耻感”打败了。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审判厅，被告席永远虚位以待，敢于坐上去，被良心的吊灯烛照，反思自己，审判自己，宣判“我错了”“我有罪”，并勇敢接受，勇敢承认，勇敢宣判，勇敢执行，是艰难的。知耻是淬炼的火，是洗髓的水，是惊堂的木，是发聩的雷。设若人皆知耻，自我洁净，自我纠错，自我完善，有底线，有原则，则世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鲜花如锦，歌声吉祥。



一叶轻舟动秋水 孔祥秋 摄

◇人间小景

敬敷文脉，自有星光

樊泽政

征文点燃创作信心

1984年暑假，安庆师范学院团委举办“可爱的家乡”征文。劳作之余，我写了篇散文《枣园笑语》参赛，获二等奖并在《安庆师院报》“太湖”副刊登出，奖品为《红楼梦》一套。此后，负责报纸编辑的吴毅安、吴利华老师常向我约稿，交送稿件均一一刊发。大一时，写作老师张仁寿给我的作文《故乡的小河》点评道：“这篇文章无论主题、题材、语言、结构都写得非常好，无可批评。”古典文学教授章诤授先生，在课堂上亦拿我的古文翻译作业当范文点评。师长们的肯定与鼓励，撩起我向省报投稿的欲望。那篇《枣园笑语》，投稿《西安晚报》，编辑改题为《香姐》发表副刊头条。作文《故乡的小河》打磨润色后，亦刊发《安徽日报》文艺版。自此，我笔耕不辍，《那纸飘儿》《乌柏树》《半坡鱼絮语》《林中锦绣》陆续在《西安晚报》《安徽工人报》《青岛日报》《当代农民》等报刊发表。散文《那纸飘儿》，经写作老师谢澍田指导推荐，入选中国写作学会《全国大学生优秀作文选》（1986年）。

1986年7月，先生谢澍田编纂《九华山志》，携我同往，帮他誊写文稿。先生总揽撰撰，披阅典籍暇余，领我拜访乡贤高僧，探讨详研。适逢大型电视系列片《西游记》剧组驻地九华，摄制神光岭“八十四石级”（象征“九九八十一难”）等多处实景。我有幸亲睹著名导演杨洁、演员六小龄童及诸位演艺家的风采。山中日月，徜徉九华山水，饱览神奇灵秀的佛国风光，领略巧夺天工的寺庙建筑风格，身临晨钟暮鼓的神秘梵境，无异于先生带我赴一所社会大学进修，此即当今的夏令营、研学游之谓吧！我委实增闻广识，胸中累积了难能可贵的鲜活素材；先生之为人治学、艰苦精进、朝圣者的坚贞虔诚，更是铭记脑海，砥砺我奋进前行。

写作开启幸运之门

毕业季，经先生谢澍田、蔡晓梅夫妇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我以为不只是接近，知耻更是勇敢的必要条件。知耻才能有所为，不如此则可耻，为免耻他们勇敢践行；知耻才能有所不为，如此则可耻，为免耻他们勇敢放弃。周处斩蛟归来，见乡里庆贺，深以自己为三害之首为耻，痛改前非而成忠臣烈士，是为个人之耻；托尔斯泰“住在宽敞的房间里，雇着佣人，吃着精美的菜肴”，看到“门口就有人饿死”，他深以剥削、寄生为耻，于是他放弃优渥，住陋室，散农奴，吃粗食穿粗布衣服，耕田，劈柴，自给自足。悉达多见众生皆苦，而自己独享荣华，深以为耻，于是他放弃王位，寻找真理，普度众生。是为信仰之耻。

最深沉的耻感是家国之耻，最伟大的知耻是为国奋不顾身，孤勇前行。谭嗣同眼见神州陆沉，民众沉睡，为雪耻而以身殉国。鲁迅先生耻于国民麻木，弃医从文，醒民救国。李大钊在日本军事博物馆惊见大量中国国宝，深感耻辱，号召“急急组织一个团体”，以担当“中国彻底的大改革”之责任，遂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我想，武侯常咏《梁父吟》，景仰晏子或许有之，怀想三士应该更多。在鲜廉寡耻的末世，在“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乱世，知耻能少去多少纷争，能消弭多少灾难。

主任助理。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市委市政府1号工程，建设目标是2009年9月举办第五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我虽来自建设部门，于工程技术乃门外汉，可我不耻下问，虚心向工地专业人员和建委的老同事请教。抢工期、保质量，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往昔待在机关办公室无法想象的困难与问题。压力已至极限，体能亦耗殆尽，待到中心落成时，“人比黄花瘦”。可喜的是，黄梅戏艺术中心工程就此成为安庆地标性建筑。

2009年，市里新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市委任命我为首任主任。履职新岗位，我不遗余力，倾情服务企业，致力产业发展。连续多年，名列全省文化产业考核首位。2013年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安庆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此时，离申报截止日仅17天，而同批拟申报的兄弟城市已作了两年的充分准备，如此严峻的竞争，我揣测申报的成功率微乎其微。但领导知悉我是成功创建安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等申报材料的主要撰写、参与者，认为我有申报国字号经验，定我牵头，不容商量。尽管这项工作不属我岗位职责，关联度甚微。但我还是临危受命，挑起这份额外的千斤重担，与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宵衣旰食抢进度。常言泰山压顶之情状，如今真正理解了。就这样，仅两周完成创建报告书、纪录片、创建规划、制度设计课题、陈述报告等五大板块几百万字的材料，如期申报。同年8月，市长率队赴京答辩，在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评审时，我市以极其微弱的分值，险胜对手，一举申报成功。时过境迁，但每每忆及那次冒险行动，既有成功的自豪，亦有不寒而栗的后惧。

尾声

回溯四十载春秋，在命运的每一个重要节点，诸如业绩成果、分配就业、岗位调整、职务升迁，无不仰赖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摇篮。我虽未踏上专业文学创作之路，然写作于我，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文字组合，也不仅是稿件付梓的喜悦，而是写作果实挂枝实践之树，成为助力单位、服务企业、回馈社会的得益工具。

百卅华诞，弦歌不辍。感恩母校敬敷世范，教我勤学笃行；深谢中文良田沃壤，充我仓廪以实；衷心祈祝人文后学攀登书山觅宝藏，遨游学海撷珠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风铃草在唱歌（组诗）

陈怀

请给我长日照
温暖我的胸怀，让我带着一串风铃
一腔信念，去山谷草地、草原或者亚高山草甸
歌唱，将心底最柔软的
期盼与歌声
托付给风，带给心心念念的人
远方祝福与牵挂

在我盛开的时候，请叫我
钟花，或者瓦筒花
我美丽的风铃也想悬挂在檐角
在高处，用歌声
温暖一个个空旷的梦境
听见了吗
我的心已为你敲响

薰衣草的夏天

山坡上薰衣草开出了蓝紫色的穗状花序
田里的稻穗成熟了
安居乐业的乡亲们忙着收获

低矮密集的人群
生活在一片疏松肥沃的土地上
一湖静水里
容纳耳鬓厮磨的情话
天空不再高远
大地不再辽阔
蔚蓝和紫色在湖水中交相辉映

夏风微醺，湖水波光激艳
收获的季节粮仓已满
迎新的队伍还没来，待嫁的姑娘
已穿上一袭紫色婚纱

与夜色和解

一踏入夜色
便有一种被蒙蔽的感觉
白昼的喧嚣退潮
夜色推动宁静中的反思
与沉淀

铠甲卸下
锋芒被夜色收藏起来
时间的缝隙留下喘息的机会
驿站里，可以休憩
可以做梦，可以放下紧张与烦恼

与夜色和解
不再试图对抗这漫无边际的黑
灯光下与影子对坐
在黎明之前
收拾好行囊整装待发

气韵

水是流动的呼吸，平缓而深长
山是静默的骨骼，连绵起伏
天地吐纳释放的晨曦
开始破晓

在黑夜裡摸索着行走
深深浅浅的脚印被夜色屏蔽
厚重的呼吸
穿透生命的本色

万物皆有灵性，在渐明的
路途，吸入清新空气与天地阳气
和旧时光交换一下心情
奔跑的人，顶起了一枚太阳

指尖轻触即将发黄的绿

指尖划过盛夏的脉搏
在一片叶子上
轻触即将发黄的绿
叶面纹路清晰
保持着
介于生机与凋零之间的温度
绿，正在计划撤退路线
黄，从叶子边缘试探性进攻
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
在最炎热的阶段
启动

风在摇旗呐喊
光阴一点点留下痕迹
一种痛感带着生命的余温
从指尖传来

